第一图书网, tushu007.com

<<没有语言的生活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没有语言的生活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39948782

10位ISBN编号：7539948787

出版时间：2011-11

出版时间：江苏文艺出版社

作者：东西

页数：280

字数：203000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http://www.tushu007.com

<<没有语言的生活>>

前言

序　今天，凡是和文学沾边的人都感觉到了读者的严重流失，曾经亢奋的文学不得不接受疲软的现状。
有人说这是文学回到正常，有人说这是读者不思进取，也有人说不读《红楼梦》难道会影响生活质量吗？
文学留给文学工作者一片哀叹和反思。
但是，我分明又看见广告在寻找诗意，新闻在讲故事，短信在优化语言，网络在展开想象，影视在吸收思想。
文学似乎又无处不在，它的寄生能力好像从来没这么强大过，人们对它的需求也从来不曾熄灭，只不过是把整车皮、集装箱似的进货变成了各取所需的零星采购，在过去“来单照收”的流程上增设了验货关卡，读者对文学的衡量不再是一把尺子，写作的标准因此越来越多。
过去作者们只为文学杂志写作，以能登上名刊为荣，也只有发行量大、影响广泛的刊物才有能力把陌生者变成名作家。
文学杂志几乎是作者们成功的必经之地，想要出名就得先在这里接受考验，所以，大部分作者都在文学杂志的标准下构思。
但是现在，写作的道路纵横交错，作者们完全可以绕道而行，不想上杂志的直接在出版社出书，不想出书的直接把作品挂到网上，也可以先写影视剧本再改成小说，或者让作品参加各种大大小小的文学评奖……每一种模式都有其标准：杂志有文学的基本标杆，出版社有市场判断，网络有点击率，影视看票房和收视，评奖看主题。
写作有了更多的去处，获得了更大的自由，再也不用担心吊死在一棵树上。
虽然多种标准让写作有了繁荣的可能，作者们曾经千呼万唤的创作环境也终于出现，问题是宽松的环境常常伴随降低标杆的危险，作者们完全有理由在各个标准之间游弋。
获不了奖可以用发行量来安慰，上不了杂志能在网上赢得点击率，出版不了的小说有影视公司改编，卖不动的书或许能被评论家叫好。
写作者们照搬阿Q的“精神胜利法”，在这里受伤到那里抓药，很少有失败感。
写作变成了一件最容易的事，它受宠于过度的自由，最终把多种标准变成了没有标准。
只有对此足够警惕的作者，才有可能维护文学的尊严。
“因为对于我来说，每一本书都比前一本书难写；文学的进程越来越复杂了。
”加西亚·马尔克斯就曾经有感而发。
但是，对于我来说，写作绝对有一种不变的标准，那就是“身上响了一下”。
这是爱因斯坦的理论，当他看到他的计算和未经解释的天文观测一致时，他就感到身上有什么东西响了一下。
借用到写作上，“响了一下”可能是发现，也可能是感动，甚至是愤怒。
没有人敢怀疑写作是脑力劳动，“思考”曾经是写作的最高追求，不少作家都有以小说达到哲学高度的企图。
但是，格言不利于情感表达，说理不等于小说。
有觉悟的写作者于是呼唤心灵，主张用心灵写作，忠实于自己的内心，批评过分的智力游戏，抛弃对脑子的过度依赖。
这样的写作要求似乎已无可挑剔，然而纳博科夫却不满足，他说他的作品主是为那些具有创造性的读者——那些不是仅靠心也不是靠脑，而是靠心灵和大脑和敏感的脊背一同阅读的艺术家而准备的，这样的读者能从脊背的震颤中感受到作者想传达给他的微妙的情思。
纳博科夫“脊背的震颤”就是爱因斯坦的“响了一下”，他们都强调身体的反应。
由此可见，写作不仅是脑力劳动，还是心的事业，更是身的体验。
所以，米沃什说：“诗人面对天天都显得崭新、神奇、错综复杂、难以穷尽的世界，并力图用词语尽可能地将它圈住。

这一经由五官核实的基本接触，比任何精神建构都更为重要。
”　　这才是真正的“身体写作”，它不是“脱”也不是“下半身”，而是强调身体的体验和反应，每一个词语都经由五官核实，每一个细节都有切肤之感，所谓“热泪盈眶、心头一暖”都在这个范围。
如果写作者的身体不先响了一下，那读者的脊背就绝对不会震颤。
所以，每一次写作之前，我都得找到让自己身体响起来的人物或者故事，我愿意花更多的时间来寻找和发现。
不管写作的标准有千条万条，我相信只有发现秘密、温暖人心、触动神经的文学，才会在低门槛前高高地跃起，才有可能拉住转身而去的读者。
　　感谢江苏文艺出版社和北京时代华语图书股份有限公司，给了我一次拉扯读者的机会，但愿我没把读者们的衣袖扯破。
这一系列作品都曾经在我的身体里“响了一下”，却不知道它们会不会在读者们的身上再响一次？
我曾经过着《没有语言的生活》，几乎每天都《耳光响亮》，因为《你不知道她有多美》，所以感叹《我为什么没有小蜜》……“小蜜”之后就是《后悔录》，后悔之后就喊《救命》，终于自己把自己套牢了，才问《谁看透了我们》？
就这样《慢慢成长》吧，就让这些烫手的字《迈出时间的门槛》，渐渐地《走出南方》。

<<没有语言的生活>>

内容概要

父亲瞎，儿子聋，媳妇哑，三个的残疾人组成了组成一个“看不见、听不到、说不出”的家庭，在这个个加倍不正常的世界里，他们是如何生活的？

<<没有语言的生活>>

作者简介

东西，原名田代琳。
主要作品有后悔录》、《耳光响亮》、《没有语言的生活》、《你不知道她有多美》、《救命》、《谁看透了我们》等。
是中国新生代作家中的代表性作家，多部作品被改编为影视剧。

<<没有语言的生活>>

书籍目录

没有语言的生活
猜到尽头
目光愈拉愈长
慢慢成长
原始坑洞
祖先
迈出时间的门槛

<<没有语言的生活>>

章节摘录

王老炳和他的聋儿子王家宽在坡地上除草，玉米已高过人头，他们弯腰除草的时候谁也看不见谁。
只有在王老炳停下来吸烟的瞬间，他才能听到王家宽刮草的声音。
王家宽在玉米林里刮草的声音响亮而且富于节奏，王老炳以此判断出儿子很勤劳。
那些生机勃勃的杂草，被王老炳锋利的刮子斩首，老鼠和虫子窜出它们的巢四处流浪。
王老炳看见一团黑色的东西向他头部扑来，当他意识到撞了蜂巢的时候，他的头部、脸蛋以及颈部全被马蜂包围。
他在疼痛中倒下，叫喊，在玉米地里滚动。
大约滚了二十多米，他看见蜂团仍然盘旋在他的头顶，蜂团像一朵阴云紧追不舍。
王老炳开始呼喊王家宽的名字。
但是王老炳的儿子王家宽是个聋子，王家宽这个名字对于王家宽形同虚设。
王老炳抓起地上的泥土与蜂群作最后的抵抗，当泥土撒向天空时，蜂群散开了，当泥土落下来的时候，马蜂也落下来。
它们落在王老炳的眼睛、鼻子和嘴巴上。
王老炳感到眼睛快要被蜇瞎了。
王老炳喊家宽，快来救我。
家宽妈，我快完啦。
王老炳的叫喊像水上的波澜归于平静之后，王家宽刮草的声音显得愈来愈响亮。
刮了好长一段时间，王家宽感到有点儿口渴，便丢下刮子朝他父亲王老炳那边走去。
王家宽看见一大片肥壮的玉米被压断了，父亲王老炳仰天躺在被压断的玉米秆上，头部肿得像一个南瓜，瓜的表面光亮如镜照得见天上的太阳。
王家宽抱起王老炳的头，然后朝对面的山上喊狗子、山羊、老黑——快来救命啊。
喊声在两山之间盘旋，久久不肯离去。
有人听到王家宽尖利的叫喊，以为他是在喊他身边的动物，所以并不理会。
当王家宽的喊声和哭声一同响起来时，老黑感到事情不妙。
老黑对着王家宽的玉米地喊道：家宽——出什么事了？
老黑连连喊了三声，没有听到对方的回音，便继续他的劳动。
老黑突然意识到家宽是个聋子，于是老黑静静地立在地里，听王家宽那边的动静。
老黑听到王家宽的哭声搀和在风声里，我爹他快死了，我爹捅了马蜂窝快被蜇死了。
王家宽和老黑把王老炳背回家里，请中医刘顺昌为王老炳治疗。
刘顺昌指使王家宽脱掉王老炳的衣裤，王老炳像一头褪了毛的肥猪躺在床上，许多人站在床边围观刘顺昌治疗。
刘顺昌把药水涂在王老炳的头部、颈部、手臂、胸口、肚脐、大腿等处，人们的目光跟随刘顺昌的手游动。
王家宽发现众人的目光落在他爹的大腿上，他们交头接耳像是说他爹的什么隐私。
王家宽突然感到不适，觉得躺在床上的不是他爹而是他自己。
王家宽从床头拉出一条毛巾，搭在他爹的大腿上。
刘顺昌被王家宽的这个动作蜇了一下，他把手停在病人的身上，对着围观的人们大笑。
他说家宽是个聪明的孩子，他虽然是个聋子，但他已猜到我们在说他爹，他从你们的眼睛里脸蛋上猜出了你们说话的内容。
刘顺昌递给王家宽一把钳子，暗示他把王老炳的嘴巴撬开。
王家宽用一根布条，在钳口处缠了几圈，然后才把钳口小心翼翼地伸进他爹的嘴巴，撬开他爹紧闭的牙关。
刘顺昌一边灌药一边说家宽是个细心人，我没想到在钳口上缠布条，他却想到了，他是怕他爹痛呢。
如果他不是个聋子，我真愿意收他做我的徒弟。

药汤灌毕，王家宽从他爹嘴里抽出钳子，大声叫了刘顺昌一声师傅。
刘顺昌被叫声惊住，片刻之后才回过神来。
刘顺昌说家宽你的耳朵不聋了，刚才我说的你都听见了，你是真聋还是假聋？
王家宽对刘顺昌的质问未作任何反应，依然一副聋子模样。
尽管如此，围观者的身上还是起了一层鸡皮疙瘩，他们感到害怕，害怕刚才他们的嘲笑已被王家宽听到了。
十天之后，王老炳的身体才基本康复，但是他的眼睛什么也看不见了，他成了一个货真价实的瞎子。
不知情的人问他，好端端的一双眼睛，怎么就瞎了？
他总是不厌其烦地回答：是马蜂蜇瞎的。
由于他不是天生的瞎子，他的听觉器官和嗅觉器官并不特别发达，他的行动受到了局限，没有儿子王家宽，他几乎寸步难行。
老黑养的鸡东一只西一只地死掉。
起先老黑还有工夫把死掉的鸡捡回来拔毛，弄得鸡毛满天飞。
但是一连吃了三天死鸡肉之后，老黑开始感到腻味。
老黑把那些死鸡埋在地里，丢在坡地。
王家宽看见老黑提着一只死鸡往草地走，王家宽知道鸡瘟从老黑家开始蔓延了。
王家宽拦住老黑，说你真缺德，鸡瘟来了为什么不告诉大家。
老黑嘴皮动了动，像是辩解。
王家宽什么也没听到。
第二天，王家宽整理好担子，准备把家里的鸡挑到街上去卖。
临行前王老炳拉住王家宽，说家宽，卖了鸡后给老子买一块肥皂回来。
王家宽知道爹想买东西，但是不知道爹要买什么东西。
王家宽说爹，你要买什么？
王老炳用手在胸前画出一个方框。
王家宽说那是要买香烟吗？
王老炳摇头。
王家宽说那是要买一把菜刀？
王老炳仍然摇头。
王老炳用手在头上、耳朵、脸上、衣服上搓来搓去，作进一步的提醒。
王家宽愣了片刻，终于啊了一声。
王家宽说爹，我知道了，你是要我给你买一条毛巾。
王老炳拼命地摇头，大声说不是毛巾，是肥皂。
王家宽像是完全彻底地领会了他爹的意图，掉转身走了，空留下王老炳徒劳无益的叫喊。
王老炳摸出家门，坐在太阳光里，他嗅到太阳炙烤下衣服冒出的汗臭，青草和牛屎的气味弥漫在他的周围。
他的身上出了一层细汗，皮肤似乎快被太阳烧熟了。
他知道这是一个伸手就可以触摸到阳光的日子，这个日子特别漫长。
赶街归来的喧闹声，从王老炳的耳边飘过，他想从那些声音里辨出王家宽的声音。
但是他一次又一次地失望，他听到了一个孩童在大路上唱的一首歌谣，孩童边唱边跑，那声音很快就干干净净地消逝了。
热力渐渐从王老炳的身上减退，他知道这一天已接近尾声。
他听到收音机里的声音向他走来，收音机的声音淹没了王家宽的脚步声。
王老炳不知道王家宽已回到家门口。
王家宽把一条毛巾和一百元钱塞到王老炳手中。
王家宽说爹，这是你要买的毛巾，这是剩下的一百元钱，你收好。
王老炳说你还买了些什么？

王家宽从脖子上取下收音机，凑到王老炳的耳边，说爹，我还买了一个小收音机给你解闷。
王老炳说你又听不见，买收音机干什么？
　收音机在王老炳手中咿咿呀呀地唱，王老炳感到一阵悲凉。
他的手里捏着毛巾、钞票和收音机，唯独没有他想买的肥皂。
他想肥皂不是非买不可的，但是家宽怎么就把肥皂理解成毛巾了呢？
家宽不领会我的意图，这日子怎么过下去。
如果家宽妈还活着，事情就好办了。
　几天之后，王家宽把收音机据为己有。
他把收音机吊在脖子上，音量调到最大，然后走家串户。
王家宽走到哪里，哪里的狗就对着他狂叫不息。
即便是很深很深的夜晚，有人从梦中醒来，也能听到收音机里不知疲劳的声音。
伴随着收音机嚎叫的，是王老炳的责骂。
王老炳说你这个聋子，连半个字都听不清楚，为什么把收音机开得那么响，你这不是白费电池白费你老子的钱吗？
　吃罢晚饭，王家宽最爱去谢西烛家看他们打麻将。
谢西烛看见王家宽把收音机紧紧抱在胸前，像抱着一个宝贝，双手不停地在收音机的壳套上摩挲。
谢西烛指了指收音机，对王家宽说，你听得到里面的声音吗？
王家宽说我听不到但我摸得到声音。
谢西烛说这就奇怪了，你听不到里面的声音，为什么又能听到刚才我的声音？
王家宽没有回答，只是嘿嘿地笑，笑过数声后，他说他们总是问我，听不听得到收音机里在说什么？嘿嘿。
　慢慢地王家宽成了一些人的中心，他们跨进谢西烛家的大门，围坐在王家宽的周围。
一次收音机里正在说相声，王家宽看见人们前仰后合地咧嘴大笑，也跟着笑。
谢西烛说你笑什么？
王家宽摇头。
谢西烛把嘴巴靠近王家宽的耳朵，炸雷似的喊：你笑什么？
王家宽像被什么击昏了头，木然地望着谢西烛。
好久了王家宽才说，他们笑，我也笑。
谢西烛说我要是你，才不在这里呆坐，在这里呆坐不如去这个。
谢西烛用右手的食指和左手的拇指与食指，做了一个淫秽的动作。
　谢西烛看见王家宽脸上红了一下，谢西烛想他也知道羞耻。
王家宽悻悻地站起来，朝大门外的黑夜走去，从此他再也不踏进谢家的大门。
　王家宽从谢家走出来时，心头像爬着个虫子不是滋味。
他闷头闷脑在路上走了十几步，突然碰到了一个人。
那个人身上带着浓香，只轻轻一碰就像一捆稻草倒在了地上。
王家宽伸手去拉，拉起来的竟然是朱大爷的女儿朱灵。
王家宽想绕过朱灵往前走，但是路被朱灵挡住了。
　王家宽把手搭在朱灵的膀子上，朱灵没有反感。
王家宽的手慢慢上移，他终于触摸到了朱灵温暖细嫩的脖子。
王家宽说朱灵，你的脖子像一块绸布。
说完，王家宽在朱灵的脖子上啃了一口。
朱灵听到王家宽的嘴巴啧啧响个不停，像是吃上了什么可口的食物，余香还残留在嘴里。
朱灵想我从来没有听到过这么贪婪动听的咂嘴声。
她被这种声音迷惑，整个身躯似乎已飘离地面，她快要倒下去了。
王家宽把她搂住，王家宽的脸碰到了她嘴里呼出的热气。
　他们像两个落水的人，现在攀肩搭背朝夜的深处走去。
黑夜显得公正平等，声音成为多余。

朱灵伸手去关收音机，王家宽又把它打开。
朱灵觉得收音机对于王家宽，仅仅是一个四四方方的匣子，吊在他的脖子上，他能感受到重量并不能感受到声音。
朱灵再次把收音机夺过来，贴到耳边，然后把声音慢慢地推远，整个世界突然变得沉静安宁。
王家宽显得很高兴，他用手不停地扭动朱灵胸前的扣子，说你开我的收音机，我开你的收音机。
　村里的灯一盏一盏地熄灭，王家宽和朱灵在草堆里迷迷糊糊地睡去。
朱灵像做了一场梦，在这个夜晚之前，她一直被父母严加看管。
母亲安排她做那些做也做不完的针线活。
母亲还努力营造一种温暖的气氛，比如说炒一盘热气腾腾的瓜子，放在灯下慢慢地剥，然后把瓜子丢进朱灵的嘴里、母亲还马不停蹄地说男人怎么怎么的坏，大了的姑娘到外面去野如何如何的不好。
　朱灵在朱大爷的呼唤声中醒来。
朱灵醒来时发觉有一双男人的手按在自己的胸前，便朝男人的脸上狠狠地扇了一巴掌。
王家宽松开双手，感到脸上一阵阵辣。
王家宽看见朱灵独自走了，王家宽说你这个没良心的。
朱灵从骂声里觉出一丝痛快，她想今夜我造反了，我不仅造了父母的反，也造了王家宽的反，我这巴掌算是把王家宽占的便宜赚回来了。
　次日清晨，王家宽还没起床便被朱大爷从床上拉起来。
王家宽看见朱大爷唾沫横飞捞袖握拳，似乎是要大打出手才解心中之恨。
在看到这一切的同时，王家宽还看到了朱灵。
朱灵双手垂落胸前，肩膀一抽一抽地哭。
她的头发像一团凌乱的鸡窝，上面还沾着一丝茅草。
　朱大爷说家宽，昨夜朱灵是不是和你在一起。
如果是的，我就把她嫁给你做老婆算了。
她既然喜欢你，喜欢一个聋子，我就不为她瞎操心了。
朱灵抬起头，用一双哭红的眼睛望着王家宽，朱灵说你说，你要说实话。
　王家宽以为朱大爷问他昨夜是不是睡了朱灵？
他被这个问题吓怕了，两条腿像站在雪地里微微地颤抖起来。
王家宽拼命地摇头，说没有没有……　朱灵垂立的右手像一根树干突然举过头顶，然后重重地落在王家宽的左脸上。
朱灵听到鞭炮炸响的声音，她的手掌被震麻了。
她看见王家宽身子一歪，几乎跌倒下去。
王家宽捂住火辣的左脸，感到朱灵的这一掌比昨夜的那一掌重了十倍，看来我真的把朱灵得罪了，大祸就要临头了。
但是我在哪里得罪了朱灵？
我为什么平白无故地遭打？
　朱灵捂着脸返身跑开，她的头发从头顶散落下来。
王家宽进屋找他爹王老炳，他说她为什么打我？
王家宽话音未落，又被王老炳扇了一记耳光。
王老炳说谁叫你是聋子？
谁叫你不会回答？
好端端一个媳妇，你却没有福分享受。
　王家宽开始哭，哭过一阵之后，他找出一把尖刀，跑出家门。
他想杀人，但他跑过的地方没有任何人阻拦他。
他就这样朝着村外跑去，鸡狗从他脚边逃命，树枝被他砍断。
他想干脆自己把自己干掉算了，免得硌痛别人的手。
想想家里还有个瞎子爹，他的脚步放慢下来。
　凡是夜晚，王家宽闭门不出。

他按王老炳的旨意，在灯下破篾准备为他爹编一床席子。
王老炳认为男人编篾货就像女人织毛线或者纳鞋底，只要他们手上有活，他们就不会出去惹是生非。
破了三晚的篾条，又编了三天，王家宽手下的席子开始有了席子的模样。
王老炳在席子上摸了一把，很失望地摇头。
王家宽看见爹不停地摇手，爹好像是不要我编席子，而是要我编一个背篓，并且要我马上把席子拆掉。
王家宽说我马上拆。
爹的手立即安静下来，王家宽想我猜对爹的意思了。
就在王家宽专心拆席子的这个晚上，王老炳听到楼上有人走动。
王老炳想是不是家宽在楼上翻东西。
王老炳叫了一声家宽，是你在楼上吗？
王老炳没有听到回音。
楼上的翻动声愈来愈响，王老炳想这不像是家宽弄出来的声音，何况堂屋里还有人在抽动篾条，家宽只顾拆席子，他还不知道楼上有人。
王老炳从床上爬起来，估摸着朝堂屋走去。
他先是被尿桶绊倒，那些陈年老尿洒满一地，他的裤子湿了，衣服湿了，屋子里飘荡腐臭的气味。
他试图重新站起来，但是他的头撞到了木板，他想我已经爬到了床下。
他试探着朝四个不同的方向爬去，四面似乎都有了木板，他的额头上撞起五个小包。
王家宽闻到一股浓烈的尿臭，以为是他爹起床小解。
尿臭持续了好长一段时间，并且愈来愈浓重，他于是提灯来看他爹。
他看见他爹湿淋淋地趴在床底，嘴张着，手不停地往楼上指。
王家宽提灯上楼，看见楼门被人撬开，十多块腊肉不见了，剩下那根吊腊肉的竹竿在风中晃来晃去，像空荡荡的秋千架。
王家宽对着楼下喊：腊肉被人偷走啦。
第五天傍晚，刘挺梁被他父亲刘顺昌绑住双手，押进王老炳家大门。
刘挺梁的脖子上挂着两块被火烟熏黑的腊肉，那是他偷去的腊肉中剩下的最后两块。
刘顺昌朝刘挺梁的小腿踹了一脚，刘挺梁双膝落地，跪在王老炳的面前。
刘顺昌说老炳，我医好过无数人的病，就是医不好我这个仔的手。
一连几天我发现他都不回家吃饭，我觉得有些奇怪，我就跟踪他。
原来他们在后山的林子里煮你的腊肉吃，他们一共四人，还配备了锅头和油盐酱醋。
别的我管不着，刘挺梁我绑来了，任由你处置。
王老炳说挺梁，除了你还有哪些人？
刘挺梁说狗子、光旺、陈平金。
王老炳的双手顺着刘挺梁的头发往下摸，他摸到了腊肉，然后摸到了刘挺梁反剪的双手。
他把绳子松开，说今后你们别再偷我的了，你走吧。
刘挺梁起身走了。
刘顺昌说你怎么就这样轻轻松松地打发他？
王老炳说顺昌，我是瞎子，家宽耳朵又聋，他们要偷我的东西就像拿自家的东西，易如反掌，我得罪不起他们。
刘顺昌长长地嘘了一口气，说你的这种状况非改变不可，你给家宽娶个老婆吧。
也许，那样会好一点儿。
王老炳说谁愿意嫁他呀。
刘顺昌在为人治病的同时，也在暗暗为王家宽物色对象。
第一次，他为王家宽带来一个寡妇。
寡妇手里牵着一个大约五岁的女孩，怀中还抱着一个不满周岁的婴儿。
寡妇面带愁容，她的丈夫刚刚病死不久，她急需一个男劳力为她耙田犁地。
寡妇的女孩十分乖巧，她一看见王家宽便双膝落地，给王家宽磕头。

她甚至还朝王家宽连连叫了三声爹。
刘顺昌想可惜王家宽听不到女孩的叫声，否则这桩婚姻十拿九稳了。
王家宽摸摸女孩的头，把她从地上拉起来，为她拍净膝盖上的尘土。
拍完尘土之后，王家宽的手无处可放。
他犹豫了片刻，终于想起去抱寡妇怀中的婴儿。
婴儿张嘴啼哭，王家宽伸手去掰婴儿的大腿，他看见婴儿腿间鼓胀的鸟仔。
他一边用右中指在上面抖动，一边笑嘻嘻地望着寡妇。
一线尿从婴儿的腿中间射出来，婴儿止住哭声，王家宽的手上沾满了热尿。
趁着寡妇和小女孩吃饭的空隙，王家宽用他破篾时剩余的细竹筒，做了一支简简单单的箫。
王家宽把箫凑到嘴上狠劲儿地吹了几口，估计是有声音了，他才把它递给小女孩，他对小女孩说等吃完饭了，你就吹着这个回家，你们不用再来找我啦。
刘顺昌看着那个小女孩一路吹着箫，一路跳着朝她们的来路走去。
箫声粗糙断断续续，虽然不成曲调，但听起来有一丝凄凉。
刘顺昌摇着头，说王家宽真是没有福分。
后来刘顺昌又为王家宽介绍了几个单身女人，王家宽不是嫌她们老就是嫌她们丑。
没有哪个女人能打动他的心，他似乎天生地仇恨那些试图与他一起生活的女人。
刘顺昌找到王老炳，说老炳呀，他一个聋子挑来挑去的，什么时候才有个结果，干脆你做主算啦。
王老炳说你再想想办法。
刘顺昌把第五个女人带进王家时，太阳已经西落。
这个来自异乡的女人，名叫张桂兰。
为了把她带进王家，刘顺昌整整走了一天的路程。
刘顺昌在灯下不停地拍打他身上的尘土，也不停地痛饮王家宽端给他的米酒。
随着一杯又一杯米酒的灌入，刘顺昌的脸变红脖子变粗。
刘顺昌说老炳，这个女人什么都好，就是左手不太中用，其实也没什么，就是伸不直。
今夜，她就住在你家啦。
自从那次腊肉被盗之后，王家宽和王老炳就开始合床而睡，这样做的目的，是为了防止再有小偷进入时，他们好联合行动。
张桂兰到达的这个夜晚，王家宽仍然睡在王老炳的床上。
王老炳用手不断地掐王家宽的大腿、手臂，示意他过去跟张桂兰。
但是王家宽赖在床上死活不从。
渐渐地王家宽抵挡不住他爹的攻击，从床上爬了起来。
从床上爬起来的王家宽没有去找张桂兰，他在门外的晒楼上独坐，多日不用的收音机又挂到他脖子上。
大约到了下半夜，王家宽在晒楼上睡去，收音机彻夜不眠。
如此三个晚上，张桂兰逃出王家。
小学老师张复宝、姚育萍夫妇，还未起床便听到有人敲门。
张复宝拉开门，看见王家宽挑着一担水站在门外。
张复宝揉揉眼睛伸伸懒腰，说你敲门，有什么事？
王家宽不管允不允许，径直把水挑进大门，倒入张复宝家的水缸。
王家宽说今后，你们家的水我包了。
每天早晨，王家宽准时把水挑进张复宝家的大门。
张复宝和姚育萍都猜不透王家宽的用意。
挑完水后的王家宽站在教室的窗口，看学生们早读，有时他一直看到张复宝或者姚育萍上第一节课。
张复宝想他是想跟我学识字吗？
他的耳朵有问题，我怎么教他？
张复宝试图阻止王家宽的这种行动，但王家宽不听。
挑了大约半个月，王家宽悄悄对姚育萍说，姚老师，我求你帮我写一封信给朱灵，你说我爱她。

姚育萍当即用手比画起来，王家宽猜测姚老师的手势，姚老师大意是说信不用写，由她去找朱灵当面说说就可以了。
王家宽说我给你挑了差不多五十挑水，你就给我写五十个字吧，要以我的口气写，不要给朱灵知道是谁写的，求你姚老师帮个忙。
　　姚育萍取出纸笔，帮王家宽写了满满一页纸的字。
王家宽揣着那页纸，像揣一件宝贝，等待时机交给朱灵。
　　王家宽把纸条揣在怀里三天，仍然没有机会交给朱灵。
独自一人的时候，王家宽偷偷掏出纸条来左看右看，似乎是能看得懂上面的内容。
　　第四天晚上，王家宽趁朱灵的父母外出串门的时机，把纸条从窗口递给朱灵。
朱灵看过纸条后，在窗口朝王家宽笑，她还把手伸出窗外摇动。
　　朱灵刚要出门，被串门回来的母亲堵在门内。
王家宽痴痴地站在窗外等候，他等到了朱大爷的两只破鞋子。
那两只鞋子从窗口飞出来，正好砸在王家宽的头上。
　　姚育萍发觉自己写的情书未起作用，便把这件差事推给张复宝。
王家宽把张复宝写的信交给朱灵后，不仅看不到朱灵的笑脸，连那只在窗口挥动的手也看不到了。
　　一开始朱灵就知道王家宽的信是别人代写的，她猜遍了村上能写字的人，仍然没有猜出那信的出处。
当姚育萍的字换成张复宝的字之后，朱灵的心情变得复杂起来。
她看见信后的落款，由王家宽变成了张复宝，她不知道这是有意的错误或是无意的。
如果是有意的，王家宽被这封求爱信改变了身份，他由求爱者变成了邮递员。
　　……

编辑推荐

◆入围中国文学最高奖项“茅盾文学奖”。
作品集之一《没有语言的生活》获得首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，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《天上的恋人》东京第十五届国际电影节“最佳艺术贡献奖”。
◆著名导演陈凯歌只看了三页就决定买下改编权。
小说《救命》将于2012年开拍，该片将由著名导演陈凯歌执导。
◆作者与麦加并称剧作家双壁，拥有大量的电视剧读者与广泛的知名度。
多部小说被改编为电视剧，作者所改编的电视剧、电影，捧红了刘烨、陶虹、蒋勤勤等著名演员。

第一图书网, tushu007.com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http://www.tushu007.com